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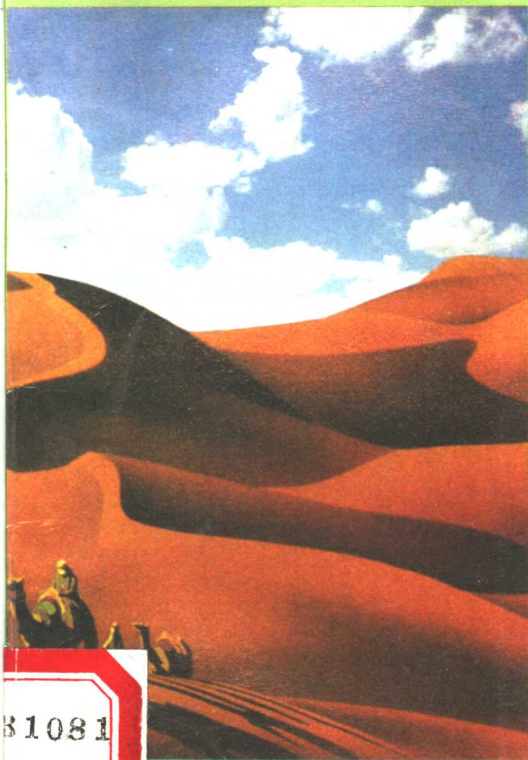


三十以後才明白

張仁斌 著

萬水千山總是情

沈陽出版社



31081



三十以後才明白

張仁斌 著

萬水千山總是情

沈陽出版社

(辽) 新登字12号

三十以后才明白

万水千山总是情

Wanshui Qianshan Zongshiqing

张仁斌 著

责任编辑: 赵 敏 郝戈非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刘 捷

版式设计: 张 辉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1992年4月第 1 版

印 张: 5.875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9 3 千字

印数: 1—11300

ISBN 7—80556—788—3/G·195 定价: 2.9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三十岁，人生旅途的一座驿站，
三十岁，生命档案的一个逗点。

当我们拽着对青春的无限眷恋，
走过人生的第三十个春天，就像江河
中一艘无法逆行的小船，永远告别了
天真，告别了浪漫，告别了我们用稚
嫩和幻想编织的梦，也告别了身后那
数不清的迷惘和遗憾。

我们已不再年轻，“三十而立”，我们成熟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那么多艰涩深奥的人生哲理，仿佛突然变得通俗浅显；那么多恼人的难解之谜，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我们也仿佛大彻大悟，三十岁，才是人

生真正的起点，三十岁，实在值得我们纪念。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困惑，比起前人，比起来者，我们这一代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不凡；我们刚会吃饭，就知道了什么叫饥饿；我们刚刚上学，就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待我们应该工作时，又走向广阔天地去锻炼。这畸形的履历，使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迷茫和苦恼、彷徨与不安，一种昂扬与沉重、渴望与失落、迷狂与清醒，不愿认可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情绪像一头不安稳的小鹿撞击在我们年轻的心田。

我们曾经不懂得爱，那时，爱情似乎和资产阶级有着先天之缘。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只能爱大地，爱荒山。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心中也向往花前月下，小桥河边。可是，我们不敢。我们唯一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是男生为女生悄悄接一接垄，女生为男生偷偷洗一洗衣衫。为了回城，没人敢搬弄丘比特的神箭，被压抑的青春躁动啊，也留下了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我们也曾幼稚得发傻，甚至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也不敢想自己的理想、追求、信念。面对历史发给我们的考卷，许多人手足无措，纵然落笔，也是“月朦胧、鸟朦胧”，一片茫然。我们是那样的缺乏思维，缺乏勇气，在命运捉弄我们

的时候，我们也稀里糊涂地自我欺骗。

我们曾经不懂的实在太多太多……………

如果说，成熟是一柄剑，那么，铸造它的就是磨练。正是有了这太多的磨练才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正是有了这太多的曾经，才使我们走出昨天。

走出昨天的困惑，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走出昨天的狭窄，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浩瀚。当我们用成熟之剑自我解剖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是这样的博大精深，只有跌了几个跟头才能知道她的内涵。人生与社会，理想与事业，价值与追求，生活与婚恋，有多少结，就有多少解，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握心中的方向盘。

有歌道：三十以后才明白。假如青春能重新设计，我们一定会像建筑师那样，把青春设计得潇洒美满、色彩斑斓。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年朋友，我们羡慕，我们祝福，同时，也不免有些忧念。尽管他们不会再有我们那么多坎坷，尽管他们的脚下铺满鲜花地毯，但青春毕竟充满了游移不定的梦，难免走入我们曾陷过的泥潭。于是，我们冒昧地唱起了这首《三十以后才明白》的歌，把我们的青春底片展现给当代青年，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足迹中有所感悟，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误区跨越过去，那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

所在，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由衷的心愿。

最后，让我们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表明我们的心迹吧：

“我的故乡不是昨天，我的故乡是明天。”

赵 敏

1991年11月于沈阳

目 录

1	引 言 我需要他们
5	●一 狼很像狗
5	童年友谊最难忘
9	糊馒头·酒和友谊
17	人间自有爱
28	●二 何时，会认识朋友
28	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
39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44	美在生活中
50	●三 心灵，是否要上锁
50	小溪的浅和粪坑的深

55	变小溪为湖泊
61	谄媚从来不会出自伟大的心灵
69	●四 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69	小溪，不要总是吟唱
76	友谊，来自互相敬重
85	朋友，永远是兄弟
91	●五 我就是我
91	飞回原处的飞镖
99	飞镖的哲学
108	我不索还
119	●六 豪猪的哲学
119	冬天的豪猪
129	人如豪猪
134	举止，应该礼貌些
140	●七 “坏小子”和“好孩子”
140	笨哉，“好孩子”
145	勇哉，“坏小子”
153	男人，应是一株大树
168	结 语 人海茫茫情滔滔

引言

我需要他们 -

清早

有一株小草

向我把手招：

请给我一些露水

我会长得更好

我走近小草

低声说道：

我只有眼泪

不知你要不要！

我走过一片草地，一只孤鼠惊恐地逃窜了。那时，夕阳的余辉，在草地上撒下了一层金粉。轻轻的风，徐徐吹来，天空没有一丝纤云，我感到

了草地的辽阔和壮美。

然而，我的内心却凄凄惶惶，我也想惊恐地逃窜，一如那只孤鼠。因为，这里实在太静谧了，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在顷刻发生。尽管我明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这片亘古就有的草地，从来就没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那么，我内心的恐慌来自何处？来自那正在燃烧的夕阳？来自那西北方吹来的清风？来自草地的辽远或硕鼠的逃窜？全然不是，我的惊恐来自孤独。

我向远方呼喊，希望唤来同类。

“喂——”

远方应答着：

“喂、喂、喂……”

我又高声呼叫：

“Hello……！”

远方应答着：

“哈、哈、啰、啰……”

大草地用汉语回应我，用与我一样不太标准的英语回应我。然而，却无一个同类走到我面前，不管他是黑头发或是黄头发，不管他是男或是女，不管他是老还是小！

没有同类，我寸步难行，我追悔莫及，不该

抛下同类，独自来欣赏草地的美景，我唯一的念头是尽快寻到自己的同类，哪怕他是我的世仇！

我走在一条河边，河水清且涟漪。

一只孤雁哀鸣着，从白云飘飘的蓝天下匆匆飞过。

它也凄凄惶惶，从它的哀鸣声中可以听出来，从它扇动的双翅上可以看出来。它抛弃了同类或被同类抛弃了，它不敢在美妙如画的小河边停留，尽管这里水草丰盛，鱼虾成群，有它栖身之地，有它所需食物。但它没有了同伴，却不敢片刻歇息，不敢用鱼虾来填充自己空空的饥腹。

它也要尽快找到同类，哪怕是它的世仇。

我走出了草地。

我望见了一座座小小的村落，还有村庄上空袅袅的炊烟。这一切显得那般美妙。我似乎嗅到了农舍中的温馨气息。尽管我知道，每一个院旁，都会有成堆的垃圾和粪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烘烘臭气。而每一个人都长年甚至一辈子不知洗浴，身上每一个毛孔同样散发着烘烘臭气。衣服的每一条线上，都有虱虫横行，而他们还要捉了这些虱虫，一个个丢进嘴里，咯咯蹦蹦有滋有味地咀嚼。但我依然要奔向那座村庄，奔向居住

在那里的人们，因为我需要他们。

我那辘辘作响的饥肠告诉我：我需要他们！

我那疲惫的双腿告诉我：我需要他们！

我那迷失了方向的双眼告诉我：我需 要 他 们!!!

一切昔日我觉得丑陋的东西，如今都变成为美好，哪怕是把虱虫扔到嘴里的举动。此刻，我甚至想坐在他们中间，同他们一起在暖乎乎的土炕上，一边唠着嗑，一边脱下上衣逮虱子，再把它们一个个丢进嘴里。

只有在同类当中，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感到温暖，只有得到同类的帮助，才会走遍天涯。

河畔的那只孤雁哟，你是否也找到了同类？

那只仓皇的孤鼠哟，你在往何处逃窜？

狼 很 像 狗

●童年友谊最难忘

我正在西湖徘徊流连

也曾到过那戈壁荒滩

从茫茫草原到嘉陵江畔

祖国的山河我都游遍

啊——

流浪呵流浪

啊——

我的童年

流浪的人儿把你怀念

这首歌，我已记不起名字了。十多年前，在知青伙伴中传唱着。歌词也许早被传唱得走了样，但我依然唱

得津津有味。从18岁那一年唱起，一直唱到今天，35岁的我还在唱着，且唱得津津有味。

因为那歌中唱到了流浪。

因为那歌中唱到了童年。

我流浪过，从南方到北方，我有过童年，遥远而又难忘的童年。

至今，每当我轻声哼唱起这首歌，我的心还会飞回孩提时代。于是，我会想起儿时的朋友们，也会记起朋友间的纯洁无瑕。

梦里都会想起你哟，儿时那青青的草丛，还有草丛间翩翩飞舞的彩色蝴蝶。

那是动乱的年月，然而，我们的童年生活却是安定无忧的。我们有一方自己的土地，就是那青青的草丛，还有草丛上那一方蓝蓝的天空。

草丛就是我们的大草原，我们横跨竹竿当骏马骑。天空上也飘飞着我们的风筝。

但这一切还不够，我们又在草地上挖了我们的地洞，我们互相勾着手指头，这地洞只有我们知道，不许向外人透出一个字。

我把自家的糖块带到了地洞里，小铁子把他家的葡萄带到了地洞里，阿广把他家的饼干带到了地洞里……

地洞是我们的“家”，这里的東西不分你

的或是我的，是大家的，朋友，就该不分彼此。

当然，我们不能像鼯鼠一样，总呆在洞里搞“地下工作”。我们也时常从洞里钻出来，去袭击我们的“仇敌”。我们会用粉笔在砖墙上写下我们的标语：“小三子是反革命！”

我们也会用石头去砸碎小明家的窗玻璃。

于是，小明的家长便向我们的家长告状，于是我们瘦得溜溜尖的臀部就会遭到父辈们狠命的毒打，且伴着严正的警告：“下回再敢如此，就把你的两片屁股一举打成四片！”

但只消到了次日，我们就会加倍地向小明家进行报复，管他屁股能不能成为四片呢。两片屁股就够带劲了，四片屁股岂不更加动人？

然而，朋友间也有反目的时候。小铁就忽然一下“叛变”了，成了小明的朋友，因为小明手里有几本小人书，他轻而易举就使小铁背叛了我们。

背叛就背叛，我们不理小铁就是了，我们的地洞也不许他来玩，我们离开地洞时，会把洞门锁上。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果然是真理。小铁“叛变”不久，我们的父辈就知道了地洞的秘密，并在一个无比灿烂的星期日，他们

用铁锨洋锨，一举捣毁了我们的“堡垒”。

那天，尽管阳光明媚，可我们的心头却似灌了铅一般沉重，我们的腿阵阵发软，如同被抽去了筋骨。

我看见了小明一脸得意的“奸笑”，也看见了小铁时时躲避我们的目光，我发誓一定要报此仇。

然而，冬季很快来临了，草丛成了雪地，昔日的地洞狼狈不堪地被大雪掩埋了起来。而这时，我们也统统成了小明的“俘虏”。

昔日的仇敌成了朋友，往日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

外面刮着北风下着大雪，我们趴在小明家的床上看小人书。是小明的小人书把我们俘虏了去。

砖墙上，“小三子是反革命”的标语，也早被风雨洗去，小三子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童年哟！

是朋友就亲密无间，不分彼此；是“仇人”就“真刀真枪”相见，全然不必为彼此的关系而大伤脑筋甚至彻夜难眠，思谋着一个又一个策略或者说是阴谋。

想起尘世间的你争我斗蝇营狗苟，真令人思